

见证过卫国战争胜利，支援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，百岁俄罗斯老兵接受本报记者专访——

“我们曾经并肩作战”

本报记者 刘少华 姜忠奇

俄罗斯莫斯科市北部，诺夫哥罗德街11号。一座莫斯科随处可见的、朴素的居民楼里，百岁老人亚历山大·安德烈耶维奇·特伦科夫已经住了46年。出生于1925年的他，生活方式与附近其他居民十分相似，早起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绿色的树林，吃过早饭下楼散步、锻炼，累了就坐在长椅上休息一会儿。邻居们都互相认识，走在路上都会礼貌地打个招呼。

他与邻居们唯一的不同，被电梯口挂着的金属

牌点明——“这里居住着1941—1945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”，底下还有一句“感谢胜利”。

5月9日，这位老兵再次走上红场，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。当《胜利日》乐曲响起，抗击法西斯的峥嵘岁月仿若眼前。

走上红场前两天，特伦科夫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。他说，他曾来到中国抗日战场，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战，那段岁月永生难忘。



▲特伦科夫年轻时的军装照。 资料照片

下午1时，本报记者按约定时间抵达6楼时，特伦科夫早已站在电梯口等待。

他的头发和胡子全白，但修剪得干干净净，白衬衣外，套着枣红色的毛衣，打着领带。从我们手中接过鲜花、蛋糕和人民日报社文创后，他表达了感谢，将大家迎进房间。他对着已经须发花白的儿子说：“快招呼客人。”

俄罗斯人习惯进屋先将外套脱下、挂起来，但一进屋，他反而开始认真穿起了外套。这是一件深色上衣，收拾利索后，特伦科夫走到记者面前，原来这是一件挂满勋章的衣服。

“这是节日的礼服，上面是我获得的勋章、徽章，我偶尔才会穿上它。它们记录着，我参与过卫国战争，获得过我们这个区的荣誉居民称号等。每当我要参加仪式或者去学校时，都会穿上这件衣服。”特伦科夫说，“尤其是每当去学校时，我要在孩子们面前给他们树立榜样。”

仔细辨认，衣服上除了战功勋章——包括“二级卫国战争勋章”“战功奖章”“对日胜利奖章”等，还有“俄罗斯内务部中央机关荣誉老兵”等徽章。

柜子里，摆满奖章、泛黄的照片、证书和感谢信。对着照片，特伦科夫向本报记者一张张介绍—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握手的照片、与莫斯科市长谢尔盖·索比亚宁的合影、逛公园时被普通群众拉着一起拍的合影……

百年岁月倏忽而过，儿时记忆宛若昨日。

“我的一生如此漫长，要我从哪里说起呢？”本报记者请特伦科夫在镜头前介绍一下自己时，他如此反问。

“不妨从您最想说的讲起。”记者说。

然后，特伦科夫用了整整10分钟介绍自己的家乡与童年：“我不是莫斯科人，出生在博戈罗季茨科耶村，如今那里已经划归梁赞州，只有远房亲戚住在那里了。村庄还在，那里家家户户通了煤气，每家都用自来水……”

“所有人回家去，战争开始了！”

特伦科夫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长大，从小便学会了各种劳动，耕地、挤奶、运饲料、编草鞋……就在这简单朴素的童年，他在家乡唯一一所小学完成了7年的学业。毕业时，他成绩优异，获得了嘉奖证书。

战前岁月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时隔近90年，他甚至还记得启蒙老师的名字——阿列克谢·伊万诺维奇和娜杰日达·彼得罗夫娜夫妇。“他们当时就住在学校里，我对最早的几位老师记忆犹新。”特伦科夫说。

学校在离家7公里的村子，上学路上要经过一片小树林，林间小路很平整，还有着连绵的草地。特伦科夫和同学们穿着轻便的草鞋，每次都是跑着上下学，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。有个叫尼古拉的老爷爷，种了一片果树，他通过别人转告这群小伙子，有空可以去果园摘苹果吃，大家立刻就跑过去了。

想起田园诗一般的日子，特伦科夫忍不住感慨：“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度过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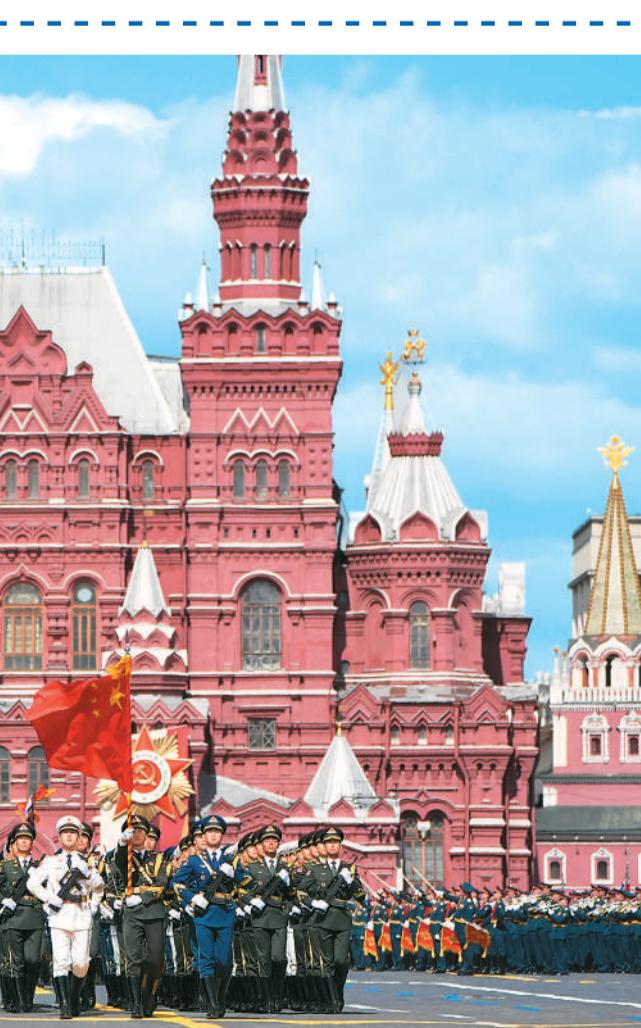
但是好景不长。八年级那年，一个普通的夏日，学校里正在开展课外活动：“老师们跑进来宣布：‘所有人回家去，战争开始了！’回到家里时，大人们根本不相信我们。记得妈妈还挥手赶我们，叫我们别胡说八道。”

事实容不得人不信，战争的确开始了。当时老师大多是男性，都被征召入伍，刚开学不久的学校就此关闭。

去年，特伦科夫的孩子们自驾旅行时，回到了他出生的村子。孩子们告诉他，在他魂牵梦萦的故土，新建了漂亮的纪念碑，上面刻着在卫国战争中阵亡战士和幸存老兵的名字。

那里已经没有特伦科夫的近亲，但村民们至今还记得他。而特伦科夫还记得童年时村子的模样，父母的房子外有一道栅栏，旁边种着紫丁香，一切美不胜收。

“战争摧毁了村子里的教堂，那是一座很美的建筑，用红砖砌成的。整个村子在一片高地上，钟声响起时，能传到很远的地方。那个年代没有路灯，人们循着钟声赶路，知道那就是家的方向。”特伦科夫动情回忆。



▲5月9日，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队参加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。

新华社记者 赖向东摄

“最温暖的记忆是中国人民友好相迎”

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，特伦科夫是中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、相互支援的见证者、参与者。

战争开始后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。参军之前，特伦科夫已经开始为战争劳动。一开始，他们只是收割庄稼，为前线蒸汽机车准备柴火。1942年，17岁的特伦科夫与其他年轻人一道，被派去挖掘反坦克壕沟。大家住在当地民宅，吃自己带的干粮，工作到筋疲力尽。多年以后，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，“没有人灰心丧气，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挖壕沟。我们知道，这是我们为胜利所作的贡献。”

1943年1月，即将年满18岁的特伦科夫接到征召令，正式应征入伍，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后，他被派往前线。当时还未发育完的他，个头很矮。甚至，有同乡告诉特伦科夫的父母：“他很快就能回家了。”

但他终究没能回家，而是服役于第34步兵师第151预备步兵团，随部队被派往远东。部队驻扎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，靠近黑龙江（阿穆尔河）。对岸，是侵略了中国领土的日本军队。

军营里的日子很苦，营房里有防空洞、煤油灯和土屋顶。营房是地窝子，窗户与外面的地面齐平。冬天，他们用雪块砌成密实的墙，中间生上一小堆火，在泥土地面上搭了木板床。

为了筑起防御工事，士兵们吃尽苦头。他们徒步挖战壕，徒步修筑碉堡和火力点，不但没有机械设备帮助，还得小心翼翼、秘密进行，一开始都是夜间作业。因为那片区域曾被日军占领，所以大家都提心吊胆。

“是的，那段生活很艰苦，很艰苦，但没有人抱怨。”特伦科夫说。

1945年5月9日，他所在的部队正在进行演习，收音机里传来苏联播音员尤里·列维坦的声音，他宣读了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书。

但对特伦科夫来说，战争尚未结束。此时，中国军民正奋起反击，开启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。包括中国、苏联在内的全世界正义力量，决定并肩打败法西斯势力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正式参加《波茨坦公告》，



▲特伦科夫接受本报采访。

本报记者 刘少华摄

对日宣战。特伦科夫所在的部队，在8月汛期的河畔，收到了最新的命令。“我们是第一批渡河的人，趁着夜色，靠着快艇和大型船只迅速渡江。”

“我的战斗征程就此展开。”特伦科夫说，强渡成功后，这支部队一路沿江前行，直到抵达哈尔滨郊外。此时的特伦科夫是一名掌握摩尔斯电码的无线电通讯兵，每天跟“嘀嗒嗒”的声音打交道，背着个小箱子行军。特伦科夫指着自己的脚，自豪地说：“它以前被称为‘田野女王’。”

“我们的战斗目标是帮助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。”特伦科夫回忆，那个时候，日本部队已经兵败如山倒，“他们吓得逃跑了。”

短短的时间里，中国人民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特伦科夫说，最深的记忆是中国人民非常勤劳。他举了个例子，中国境内种植的大豆和水稻长势很好，让他惊叹不已。“中国人口众多、耕地稀少，但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，地里没有杂草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这种代代相传的勤劳，让所有人感到震撼。”

中国人民欢迎着他们的到来。特伦科夫记得，每次经过村庄，人们就成群结队涌上街头，欢迎着他们的到来。“我们最温暖的记忆是中国人民友好相迎。”

苏联部队所到之处，尽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声，中国老百姓甚至会喊“乌拉”（俄语音译词汇，没有具体的意思，通常用来表达强烈情感）。直到今天，他还能模仿几句当时老百姓冲他们喊的中国话。

“我们参与了这片土地的解放，也感觉到，日后我们将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。”特伦科夫说，“我们曾经并肩作战。”
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胜利的那一天！”他说。

日本一投降，这支苏联部队撤回了本土。在远东地区，特伦科夫又一直服役到1948年才退伍。

“祝福中国繁荣昌盛，在历史长河中勇立潮头”

在经历了漫长的一生后，特伦科夫享受着宁静的晚年。如今，他已四世同堂，有一儿一女、4个孙辈和4个曾孙辈。采访那天，恰逢儿子来看望他。他喜欢在儿子到来时一起出门散步，就走他平时的路线。“我们距离有点远，见面不多，但每次都很珍贵”。

“在卫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，我都是一个普通的士兵。不过，在军事和政治训练中我始终表现优异。”特伦科夫说，自己热爱跑步，喜欢体育赛事，最爱的项目是3公里跑。他觉得，运动总能让人精神焕发。

特伦科夫保持着非常好的精神状态。在我们的采访中，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，还意犹未尽地问本报记者是否想喝点茶再聊。

他将好状态归因于乐观：“对生活，我没什么好抱怨的，始终努力做个乐观主义者，多珍惜积极的事物。常言道，每天醒来就要为崭新的生活感到愉快。”

特伦科夫似乎总是充满力量。他喜欢去学校，给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讲课。讲课时，他习惯于先朗诵一首军事题材的诗歌。为此，老人家私下里会下很大工夫，争取完美呈现给大家。

“上次在一所学校朗诵时，教务主任对在场师生说：‘看，诗歌就该这样朗诵，既流畅又抑扬顿挫，让每个字都直抵人心。’”特伦科夫不无得意地告诉本报记者。

特伦科夫说，只要时间允许的话，他都会去与孩子们见面，与年轻一代在一起让他感到快乐：“他们的活力激励着我，这一带甚至没有哪所学校、哪片区域是我未曾踏足的，我总在临别时赠言：要学习、要勤奋，对待学业不可敷衍了事。”

这些赠言来自他的亲身体会。战争曾让一直学业优异的特伦科夫心有遗憾，所以这位曾经的八年级学生，在23岁那年，重新在夜校开启了八年级课程。在班里，数他年

纪最大，甚至比一些年轻教员都年长，但他从不觉得难为情，还连续当了三年班长。

“我家里留着工人青年夜校的毕业证，成绩单上一个3分以下都没有（学制为5分制）。”特伦科夫告诉记者，“我一生从未在正规院校求学，但我的感觉是，无论人文科学还是工程技术，必须掌握知识才行。”

从年轻时与中国特殊的缘分开始，多年来，这位老兵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。

“最美好的回忆是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互助。”特伦科夫说，他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骄傲，对勤劳的中国人民感到敬佩。

“中国推动科学发展，努力进取，必定跻身前列。”特伦科夫说，中国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，商品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，他感到非常开心，“中国人民总是以最高水平执行最高质量的工作，他们的勤劳、严谨和准确性让人感到惊叹。”

对于中俄两国关系，他也信心十足：“每当有人试图破坏我们两国的友谊时，那些人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
作为一名老兵，特伦科夫也在期待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的到来。就在我们采访前一天，他接到通知，届时俄罗斯也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而包括他在内的参与对日作战的老战士，也将受邀参加。“我很乐意参与其中”。

“我要祝福中国繁荣昌盛，在历史长河中勇立潮头，保持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，保持进步姿态，推陈出新、勇于创造，我和我的家人对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深感钦佩。”特伦科夫说，“我们向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人民致以崇高敬意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他向屋子里每个人提议：“为中国的发展鼓掌。”

（感谢吴昊、李帛尧对本文提供帮助）